

譯文叢書

庫普林著

汝龍譯

亞

瑪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所有的可怕正是在這裏——」

其中毫不叫人覺得可怕……」

作者題辭

我知道許多人會覺得這個長篇小說既不道德，又不高雅；但是，我仍舊誠心誠意把它獻給

母親們和青年們

A·庫普林

作者序

這書在全世界已經行銷二百萬冊以上——有俄文本，法文本，德文本，西班牙文本，意大利文本，日文本，瑞典文本，芬蘭文本，挪威文本，波希米亞文本，匈牙利文本，英文本。●波蘭文本，立陶宛文本，以及別的語言的譯本。●

●這篇文章是作者庫普林 (Alexander Kuprin) 特為葛爾奈 (Bernard Guibert Gueney) 所譯的「亞瑪」英譯本 (一九三三年紐約「現代文庫」版) 而寫的「作者後記」。——中譯者。

●英譯本第一版銷售一二五冊 (如果那出版者的數字可以相信的話)。零售價格從十元到六十元，第二版銷售一五五〇冊 (那出版者的數字是否靠得住，也還是個問題) 價錢也貴得令人不敢問津。現在這經作者增修訂的版本是第三版了。——英譯者。

●庫普林曾經寫給我一封愉快的信：『我說「亞瑪」在各地各國全有了譯本，這話一點沒有說錯——』

這本書的真實的、心理學上的成功，不能歸之於讀者方面的不健康的好奇心；我深深相信亞瑪已經驅使許多人懷着真誠的同情心思索娼妓問題了。

但是作者從來沒有滿意過這本書，至今還是這樣。

真的：在幾千年中間，而且直到現今，有多少惱人的、沒法克服的、被人詛咒的問題，威脅的籠罩着人類，時時壓得人顛倒在地下，把人貶到低級獸類的水準。戰爭，娼妓，死刑，不堪忍受而且報酬微薄的苦工，大多數人爲飽食終日的少數人餓着肚皮做牛馬的情形。

我素來覺得萬惡中的首惡是婦女肉體的交易，婦女愛情——上帝對人類的最高貴賜物——的交易。可是我又覺得人類的古老病症——賈淫——是一種頂容易用迅速而順利的治療醫好的病症。我暗想：『只要對人把道理講明白就行了。』現在，你有一個人人尊敬的白髮祖奶奶，你從她那兒初次聽到有趣的民間故事，她是你們一家的光榮和君主。

也許 Touaregs 和 Bottoludi 那些小地方是例外。……我得聲明，在英國和荷蘭，「亞瑪」和「Samich」是禁書；前一本由於暴露了赤裸裸的真實，後一本由於對聖經的態度輕狂……「我自己做過書店老板，有一回賣過『亞瑪』的猶太文譯本。自從作者寫過上面那封信以後，不久『亞瑪』的這個譯本就在英國出版，而且得到了應得的成功。……英譯者。」

你有一個母親，你原先曾經睜着你那幸福而羞怯的小眼睛，貪食而快活的吸吮過她那甜蜜蜜的奶頭。你有一個妻子，你的子女的媽媽，溫暖家庭的製造人。你有一個妹妹——一個頑皮，歡笑，機靈的女郎，她的語聲就像歌唱。只要想到誰敢當着你親愛的小妹妹面前說出一句意義曖昧的話，或做出一種太放肆的姿勢，不消說，你的眼睛會充滿血，你的下巴會氣得發抖。講到你鍾愛的小女兒——我甚至不必費那份精神講到她了。

「可是你却帶着你的先令，你的金元，你的盧布，你的法郎，或你的馬克，心安理得的到賣淫婦那兒去換取愛情的代替，換取仿造的性愛——那種性愛的唯一目的是孕育新生命的絕大神祕。有這種目的，你纔有理由用那種手段。」

「至於女人由於她那種種——唉，她那種極艱苦的工作，早已變得愚蠢，自甘下流：這完全不能成爲你的口實。事情的癥結在於她的青春如果曾經在仁慈，關顧，至低限度的安樂生活中過來，她也許不但會成爲一個幸福的母親，也許還會成爲一個可愛的姊妹，一個寶貝的女兒。」

「你也沒有理由存那種自私自利的思想：『我的家是一回事，別人的家是一回事，迥然不同——別人的禍福跟我全不相干……』可是——這是與人的野獸的想法因

爲我們豈不是自認爲有一點教養，多少總是個基督徒嗎？

『當你滿足你的默慾，離開那妓女，掩飾不住心中作嘔的憎厭時，你該明白而且記住：你在那時比那妓女卑鄙下賤到不知多少倍。利用反常的社會制度，你搶劫一個盲目的乞丐，你在一個雙手反縛的人的臉上打一記耳光，你欺騙一個孩子……』

是的！我盡我的知識，盡我的能力，著文反對賣淫——可是我找不到抵制它的方法。我只知道那些不幸的女人所以被迫賣淫，不外乎：一方面因爲貧窮和教育不良，一方面因爲引誘和野心，又一方面因爲不會做任何行業，或找不到別的工作。可是爲這問題作文章，吶喊，勸導——難道都是白費心思？最生動，最可怕，最真實的詞藻對於男男女女的影響是多麼渺小，想起來真是可怕……

有一回，在一列從彼得堡開到克里米亞的火車上，幾個青年工程師認出了我，要求我答應跟他們談談賣淫問題。

『哪，現在，』他們說，『你揭露妓院的惡瘡，可是你用甚麼方法來防範那強有力的支配着成年人的性的飢渴呢？』

我盡我的能力回答：

『粗床單，硬板床；既不太厚也不太薄的被子；通風而涼爽的臥室；酣暢的睡眠，睡得太長，醒得早；冷水浴或淋浴；食物簡單，味不太濃；好的文學作品——選擇那些描寫丈夫氣概的，英雄氣概的事業的作品；繁忙的工作，在露天底下遊戲；男女同校受教育……最後，早婚，比方說，二十五歲。因為，話說回來，好好的女孩子總要到那個歲數纔受得住結婚！』

工程師們答道：

『這些我們都懂。這些全是緩和的方法。可是沒有解決那基本問題：你拿甚麼來代替性的滿足？』

聽到這兒我忍不住了。我把偉大的列夫·托爾斯泰有一回說過的不客氣的答覆講給他們聽：

『有一回在一大羣頭腦糊塗而很好饒舌的俄國「知識份子」的集會上，托爾斯泰憤慨的抨擊當時的俄國政權。一個青年向他提出一個問題：

『「很對，列夫·尼古萊維奇。就算你的話不錯——我們的政權有了毛病，全無益處。要是你希望，我們可以毀滅它。可是你叫我們拿甚麼來代替它呢？」』

『托爾斯泰乾乾脆脆答道：

「譬如說，你害了傳染病——上帝不許！你到我這兒來問我：『我害了甚麼倒楣的病？我現在該怎麼辦纔好？』我說：『你害了一種某某病。你現在該做的事情是這樣：快去看醫生，別耽擱，一心去醫治。』可是你忽然回覆我道：『不錯——我得去看醫生，醫好自己的病。可是你給我甚麼東西來代替梅毒呢？』我承認，我答不上來……」」

我的意思也一樣。我已經竭盡能力真實的指出來賣淫的恐怖。可是我的作品却以支離破碎的形態出版了。俄國一位神經過敏的，吹毛求疵的，假充君子的書報檢查官把它塗改得認不清它本來面目。心浮氣躁的讀者讀了它竟大驚失色。在俄國，我接到過成千成萬的謾罵信——大部份是匿名信；現在仍舊不時接到我的罪狀是震撼社會基礎，引誘青年墮落，提倡色情文學，等等。許多人不肯瞭解我的真誠的善意。我最初接到的一些好意的鼓勵的信，是年長的，頭腦清醒的，通曉世故的婦女寄來的，是給自己的渴望所驚嚇的誠實青年寄來的，甚至還有年輕的女孩寄信來。我還珍藏着好幾封職業妓女寄來的信；這幾封信文理不通，可是內容深刻而動人……

有一件奇怪事情：我在巴黎以 *émigré* 的身份却受到安慰、嘉許、認識。法文譯本一

●法語移民。按作者自蘇聯大革命後即離開祖國，定居法國。——中譯者。

出來，巴黎的報界和巴黎的讀者生氣勃勃的響應我這本悲慘的小說。批評家，用法國作家所特有的那種敏感，指出來短處，可是他們一般的意見是一致的：這部作品儘管有粗糙和離奇的地方，然而充分合乎道德，滿足讀者的需要，而且它滲透一種熱烈而博愛的情緒。

我呼吸得自由多了。

現在我更高興，因為我終於把亞瑪還原，恢復它的原來面目——即便用的是另一種語言。

實在，這不是一件很輕鬆的事情。檢察官的刪略可以憑記憶復原。引起困難的倒是另外一件事情。這小說在俄國印了許多版——可是不是排版印的，却是照原先的版子印的，因此其中有許多手民的誤排，那些錯誤不但惹人煩惱，有時還歪曲原文，弄得纏夾不清。我把這些全都整理清楚，現在心安了。我的作品是在美國頂好的繙譯者的手中。

●
亞瑪在美國出版，我還有一個理由值得高興。在美國，曾經出版過『湯姆叔叔的小屋』。

亞歷山大·庫普林

一九二九年秋季於巴黎

●要得——英譯者。

●這本小說是美國作家司脫夫人 (1811—1896) 所作，內容嚴厲抨擊黑奴制度的不公正。這書的影響極大，歷史家認為它掀起「解放黑奴」的熱潮，加速「南北內戰」的爆發。——中譯者。

英譯本序

凡不能讀亞歷山大·庫普林的俄文原著的人，應該感激伯納·吉爾勃·葛爾奈翻譯的亞瑪。這本書敘述俄國妓院的生活。這小說是現實的，悲慘的。庫普林把它獻給『母親們和青年們』實在很恰當。對於惡事閉目不看，決不是應付惡事的辦法。這世界總有一天會明白：面對事實纔是進步的開端。不聞不問是最大的惡。頑固偏執永遠沒理由。到了現在這時代，讀者應該可以被人信任多少有點智慧，一本書的考驗應該是它的真實價值，它的真誠和它的誠懇，而不是它對於愚昧、墮落、貪色的人的挑動力。今天，有些書所以禁止，正是因為它們對於這個不大讀書的階層不免有影響的緣故。

A·G·海司●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於紐約

● Arthur Garfield Hays (1881—) 德國猶太人的修裔, 美國名律師, 以辯護有關人權自由的案件著名——中譯者

英譯者序

『照我們看來，』庫普林叫記者普拉托諾夫，他的代言人，在亞瑪中說道，『他們描寫偵探，律師，稅吏，村學究，訟師，警察，軍官，蕩婦，工程師，歌手——皇天在上，寫得真好透了——俏皮，雋永，有才氣。可是，話說回來，這些人全是些渣滓，他們的生活不成其為生活，而是世界文化的某種邪道的、妖氣的、不必要的噩夢。可是這世界有兩種獨特的現實跟人類一樣古老：妓女和農夫。他們的生活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在文學中只有一點點皮毛的、虛浮的、誨淫的描寫……』

皮毛的、虛浮的、誨淫的描寫……我們來考察一下各作家用甚麼方式來接近這奇特的現實。首先，有一本純粹感傷的書：普瑞涅的『瑪儂·萊絲考』（“Manon Lescaut”）

其次，有一本過度感傷的小說：仲馬的『茶花女』（“Dame aux Camélias”）第三本是一本描寫生死相愛的浪漫小說：魯伊的『愛神』。多產作家巴爾札克給了我們兩本：一本是純粹浪漫氣味的，他給美貌的茵畢麗亞（Imperia）畫了一幅迷人的肖像；還有一本是帶浪漫氣味的寫實作品，『妓女的豪華與貧苦』（“Splendeurs et Misères des Courtisanes”）瑞德的『貝格·瓦粉登』（“Peg Woffington”）可以說等於那篇時裝劇。笛福的『摩爾·甫蘭德司』（“Moll Flanders”）是直錄的寫實作品，左拉的『娜娜』（“Nana”）是激烈的寫實的。

● 指小牛馬（A. Dumas, 1827—1895）法國劇作家——中譯者。

● Louys（1870—1925）法國文學家——中譯者。

● 原名 Aphrodite 是愛與美的女神名。——中譯者。

● Balzac（1776—1850）法國小說家——中譯者。

● Reade（1814—1884）法國小說家及劇作家——中譯者。

● 瑞德的成名劇是『假面與真誠』後來遵從女伶瑪摩爾勒勸告，改編成這本小說。——中譯者。

● Defoe（1659—1731）英國小說家——中譯者。

須得注意，有一種奇特的事實跟這些描寫絕大多數有關。娼婦也好，bona roba ②也好，lorette ③也好，妓女也好——只要把她放在文學家面前，嘿，瞧罷！從那賣淫婦身上會放射出那麼古怪的誘惑力，到頭來所畫出來的像，要麼是一幅殉道的瑪格達琳 ④ 的肖像，要麼具備摩娜·麗莎 ⑤ 的一切謎樣的蠱惑……不像一個賣笑女子，倒像一個古希臘的高雅藝妓，甚至也不是那種藝妓，簡直成為塞普麗絲 ⑥ 了！在所有文學作品中，我只知道有一篇描寫纔具有無比真確的輝煌以及毫不減弱的藝術手腕；那篇作品中的妓女儘管化裝和修飾，那幅肖像仍然是妓女的肖像；那樣的描寫纔稱得起是一幅肖像；這幅卓

② Zola (1840—1902) 法國小說家。——中譯者。

③ 法語：賣淫婦。——中譯者。

④ 法語：娼妓。——中譯者。

⑤ Magdalene 原是一個妓女，被耶穌教好，後來耶穌被釘十字架時，她也在場。——中譯者。

⑥ 摩娜·麗莎，是意大利畫家達文西 (da Vinci, 1452—1519) 所畫的名像，麗莎是他的朋友的太太，那肖像以它那賦媚的微笑著名。——中譯者。

⑦ Cypis Aphrodite 為另一名字，關於 Aphrodite 請參看以上的註解。——中譯者。

絕的、不朽的妓女肖像是莎士比亞的克里奧佩特拉。

況且，應該注意，前述那些書的描寫，大部分原是妓女的肖像，却不是賣淫制度的圖片。還有一件奇特的事實，那就是，戰爭——另一種災難——也受到同樣的看待。我們有很多梅松尼所畫的漂亮而沒有污點的擲彈兵和披甲的騎兵；到如今還只有一個維利希卡格林，赤裸裸地畫出大風呼嘯，白雪積封的戰場以及黑鳥鴉在死灰色的殘缺肢體上空盤旋翱翔……

怪透了，講到描畫賣淫制度的本體，而不是把賣淫制度當做附屬的背景來描寫，那即使不是獨一無二，却要算是最優秀的畫手，又是一個俄國人，庫普林。不錯，他也許沒有完全避免他所畫的女性的上述那種古怪誘惑；因為女性——縱使墮落、腐敗、下賤——仍然是女性，對於庫普林這熱愛生活的人，仍然是生活的奇蹟之一。可是，即便可以說他在準備畫

● Cleopatra，埃及的皇后，是一個絕色美人，做過愷撒大帝和安東尼的情婦，後來服毒自殺。詳見莎士比亞歷史劇“Antony and Cleopatra”。——中譯者。

● Meissonier (1815—1891)，法國畫家。——中譯者。

● Vereshchagin (1842—1902)，俄國畫家。——中譯者。